

佟杰文集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TONG JIE WEN JI

佟杰文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地平线作家文丛·佟杰文集 TONGJIEWENJI(全三卷)

著者:佟 杰 版式设计:金克义
责任编辑:吉 青 封面设计:佟 明 责任校对:郭崇智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邮政编码:130021
电话:0431-5649704
印刷:吉林市创大彩印厂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
印张:41 字数:1130 千字
标准书号:ISBN7-206-03617-1/G·1467
版次: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: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1200 册 定价:6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幸福在给予中

临江广场。大客车、小轿车一辆接一辆，从街心花园绕过来，停在江城剧场的前面。

人们纷纷踏上大理石台阶，从剧场敞开的大门中鱼贯而入。

剧场主席台上，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：“热烈欢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报告团来我市！”主席台上放着两排长桌，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，放着茶具、烟具，显得十分庄严隆重。

剧场一角，年已四十五、六，但犹有风韵的乔凤英扭着身躯寻找着座位，她刚一坐下，就从提兜里拿出毛衣活儿，织了起来。

乔凤英的儿子卢敏和一群青年涌进剧场，他们像欢蹦乱跳的麻雀，寻找着自己的座位。

青年们欢笑着把一个漂亮的女青年推到卢敏的身旁，她是卢敏的朋友密珍，她穿着时髦，大大方方地坐在卢敏的身旁。

密珍的前面，几个长头发的青年回过头来，不怀好意地吹了几声口哨。

密珍恼怒地瞪了那几个人一眼，骂了一声：“缺德！”拉起卢敏就走，躲开了他们。

过道上，卢敏望见了乔凤英，上前喊了一声：“妈，您也来啦？”

密珍上前喊了一声：“伯母！”

乔凤英抬起头来，说：“今天谁做报告？连你们银行的也来了。”

卢敏：“这个人可不简单了，蹲了十几年监狱，反倒成了一个研究罪犯的心理学家，专门能医治人们心灵中的创伤，劝人改邪归

正。”

密珍：“他能有那么大的神通？”

卢敏：“等你听完他的报告，就该相信了。”

乔凤英边织毛衣边问：“这个人叫什么？”

卢敏告诉她：“林凡。”

乔凤英一愣：“叫什么？”

卢敏以为她没有听清，大声重复说：“他叫林凡！”

乔凤英惊呆了，手中的竹针刺进了她的手指，疼得她抽搐了一下。

剧场里，人们都站了起来，向过道里望去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

面孔白皙、风度翩翩的林凡鼓掌作答，从过道中穿过。他的身后，紧跟着一个高个子的漂亮姑娘，手中为他拎着公文包，她叫姜宛玉，是林凡的助手。

林凡从乔凤英的身边走过，登上了主席台。

乔凤英似乎被这经久不息的掌声震蒙了，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。

主席台上，大会主持人向会场介绍着：“下面请全国人大代表，著名心理学家林凡教授给我们做报告。”

林凡走上讲台，向大家频频点头致意。

乔凤英情不自禁地松开蒙住眼睛的双手，向台上望去。

林凡含笑的面孔，爽朗的声音：“当我踏入这山清水秀的江城，心情别有一番激动。这里，曾经是我的故乡，她给我留下了许多幸福的回忆，也使我想起了过去坎坷的经历。但任何挫折，也动摇不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追求！……”

乔凤英再也经受不了这巨大的刺激，离开了座位，踉踉跄跄地向外面奔去。

二

乔凤英的家，是一座傍着江边的四合院。她撞开院门，穿过花坛，打开房门，扑倒在松软的沙发里。

这是一间十分豪华的客厅，摆满了各种现代化的家具。墙上，挂着她和爱人——商业局科长的合影。

突然，她像想起了什么，从沙发上爬起来，打开立柜底下的抽屉，从一本书中抽出了一张照片。

照片上，青年时代的乔凤英洋溢着幸福的光彩，紧紧地靠在林凡的身旁。

乔凤英的眼前，闪现出了过去的岁月……

〔回忆

静谧的江城之夜，天上的星光同江上的渔火交织在一起。

一间平房的窗口，倒映出一对年轻夫妇的身影。

屋内，胸戴大学校徽的林凡，正在忙着整理行装。

妻子乔凤英边帮丈夫收拾东西边恋恋不舍地说：“离开学还早呢，不能再住几天吗？”

林凡：“我要到梅山监狱去一趟。”

乔凤英吃惊地望着丈夫：“你到监狱去干什么？”

林凡：“去看一个人。”

乔凤英：“告诉我，你要去看谁？”

林凡：“这事说起来真可笑。”

乔凤英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撒娇地拉过林凡：“那你给我讲一讲。”

林凡坐在床上，把妻子揽在怀里，讲道：“上学期，我们大学里发生了一起流氓盗窃案。一个坏蛋钻进了女宿舍，偷了东西，还要流氓。一个女同学被惊醒后，从背影上认准了是一个朝鲜族同学干的，可这个同学坚决不承认。你猜，学校的保卫处长怎么断案？他要找一个男同学，钻进女宿舍去搞一次模拟试验，要是被试验的女同学惊醒后认出了这个男同学，就肯定上次那个女同学没有认错，是那个朝鲜族同学做的案。”

乔凤英瞪大了眼睛：“这不是太荒唐了吗？”

林凡：“开始，他们叫我去做这个试验，我没干。他们又找了另一个男同学，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了，那个女同学事先并不知道自己是试验的对象，被吓成了精神病。后来，学校又发生了类似的案

子,抓住了那个真正的罪犯,这才真相大白了。”

乔凤英:“那个保卫处长真混,把他撤职了吧?”

林凡摇摇头:“大伙对他意见大了,可又有什么办法。”

乔凤英:“你到监狱是去看那个做案的罪犯吗?看他干什么?”

林凡:“你忘了,我是学心理学的,我想研究一个罪犯的心理,那个罪犯我过去熟悉,更便于分析和研究。”他指着装进网兜的一本心理学专著,说:“现在,世界上还缺少这样的专著。”

乔凤英:“那么多的学者专家怎么不写呢?”

林凡:“心理学家们是高贵的,他们不愿意和罪犯们睡在一起,当然也体会不出罪犯的心理,写不出这样的著作来。”

乔凤英:“我不让你到监狱去!”

林凡:“你听我说……”

林母捧着一摞洗好的衣服走进来,乔凤英接过衣服,说:“妈,林凡要到监狱去,您劝劝他吧。”

林母:“凡儿,你爸去世得早,要不是共产党来了,咱们这孤儿寡母还不得要饭?你还能念起大学?你可千万不能干对不起党的事啊!”

林凡笑了:“妈,您没听明白,我到监狱去是体验生活,了解情况。”

林母:“干啥,也别到那种地方去,那不是咱们去的地方。”

乔凤英:“我看你还是听妈的话吧。”说着,把装好的东西全倒在了床上。

林凡苦笑着摇摇头:“你啊,净误我的事。”

乔凤英:“干什么不好,非得去研究犯人?凭你这名牌大学的高材生,什么样的好工作找不着?”接着,趴在他的耳旁小声说:“我已经有了。”

林凡惊喜地问:“真的吗?”

乔凤英:“等你毕业回来,就当爸爸啦!”

林凡抱起乔凤英,在屋地转着圈,高兴地喊着:“我要当爸爸啦!”

乔凤英：“你可别当陈世美，叫省城那些女大学生把你魂勾去。”

林凡放开乔凤英，故作惊讶地望着她：“快叫我好好瞧瞧。”

乔凤英莫名其妙地望着他：“怎么了？”

林凡：“你这是病态心理，我得给你治一治。”

乔凤英用手捶着他：“去你的，书呆子。”接着，扑到他的怀里，双手抱住他的脖子，生怕他跑了似的，说：“咱们永远也别分离。”……

泪水从乔凤英的眼角溢出，滴落在照片上。

屋里渐渐暗了下来，透过窗户，马路上的电灯亮了起来。

三

江城剧场门口，人们挤在门口，望着林凡从大门里走出来，钻进一辆蓝色的面包车。

人们纷纷向面包车挥手致意，面包车过后，人们纷纷散去。

几个长头发的青年走进江滨的一条胡同，边走边议论着：“姓林的哥们讲得真盖！”

“怎么，你小子也想入党？”

“咱们也配！我是说，咱们是得琢磨琢磨，究意应该怎么活着才像个人？是像人家那么给予，还是像咱们这样净是索取……”他用手做了一个摸兜的动作。

另一个人赞同地说：“对，像人家那样，蹲那么多年大狱，都没有蹲趴下，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，咱们算什么？”

另一个骂道：“我看你们是叫姓林的迷魂汤灌迷糊了，我明天非去把他家砸了不可！”

“你敢，你要敢动他家一根毫毛，别怪哥们不够义气！”

说着，两个人扭到了一起，另一个人忙上前把他俩拉开。

卢敏和密珍骑着自行车过来，密珍一见这伙长头发，心中一惊，自行车撞倒在马路牙子上，一下子摔倒了。那个曾冲她吹口哨的青年忙把她扶起来。

密珍惊恐地喊道：“你给我走开！”

卢敏跳下自行车，握紧了拳头正要冲上来，那个小青年却冲密珍一鞠躬：“请您原谅。”

另一个青年把摔倒的车子扶起来，一招手，几个青年一齐走了。

密珍擦了一把冷汗，奇怪地望着他们的背影，不由得说：“真邪门！”卢敏松开紧握的拳头，忙拉着密珍，走进了家门。

乔凤英忙把手中的照片往书中夹，问：“会开完啦？”

卢敏：“妈，您怎么没听就回来了？这样的报告要是没听着，会后悔一辈子的！”

乔凤英：“他讲了一些什么？”

密珍怀着敬佩的心情说：“他念大学的时候，因为给保卫处长提意见，被打成了右派。他的爱人忘记了海誓山盟，翻脸就离婚，连孩子也领走了——您说缺德不缺德？”

卢敏也愤愤地说：“那个女人要是今天在场，还不得找个地缝往里钻啊！”

乔凤英听见卢敏、密珍的骂声，手中的书“啪”地一声掉在了地上，照片从书中露了出来。

密珍帮她拾起照片，一看，不禁愣住了。

卢敏凑过来，也愣住了。

照片上，乔凤英和林凡甜蜜地微笑着。

密珍：“这是林教授！”

卢敏：“妈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乔凤英：“孩子，他，他是你的爸爸。”

卢敏突然想起了什么：“爸爸？”

〔回忆

幼儿园，一群小朋友围成圆圈，在做“扔手帕”的游戏，一位小女孩把手帕扔在卢敏的身后，卢敏发觉后，回身捡起手帕，追赶着小女孩，一些小朋友喊着：“卢敏，快，卢敏，快！”

幼儿园的栅栏外，林凡手提行李显得风尘仆仆，他望着幼儿园内，听到孩子们的喊声，不由得向这里望着。

卢敏把小女孩抓进圈里后，他又把手帕放到别一个男孩子身后，

男孩子起身追赶他，小朋友又喊了起来：“卢敏，快，卢敏，快！”林凡向这边招着手，激动地喊着：“卢敏！”

卢敏被抓进了圈内，他听到林凡的呼喊，想走出来，小朋友们冲他喊着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唱完歌再出去！”

卢敏只好停下来，张嘴唱起来。

林凡痴呆地望着唱歌的小卢敏。

乔凤英来接卢敏。她见到林凡，十分意外：“是你？”

两人相对无言，沉默着。

一对夫妇来接孩子，两人急忙让路，走到一棵柳树下。

乔凤英首先打破了沉默，问：“劳改结束啦？”

林凡点点头。

乔凤英又问：“工作呢？”

林凡摇摇头。

乔凤英：“你一定恨我吧？要知道你被送去劳改，外界对我的压力有多么大。我提出离婚，都是为了孩子！都是为了孩子啊！”

林凡：“我既然不能给你幸福，应该还你自由，你和别人结婚，我从内心祝福你们幸福。现在，我只想看一看孩子。”

卢敏唱完歌，像小鸟一样飞出圈外，扑到乔凤英跟前，嘴里喊着：“妈妈！”

乔凤英：“这就是卢敏。”

林凡抱过卢敏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自己的儿子，卢敏问：“你是谁？我怎么不认识您？”

林凡颤声说：“孩子，我是你爸爸啊！”

卢敏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从他怀里挣脱出来，尖着嗓子喊：“不，你不是我爸爸，我爸爸是法院院长！”

一辆小轿车驶了过来，法院院长卢开信从车内走了出来。卢敏张着双手跑过去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

林凡控制着泪花，咬紧了嘴唇。

卢开信抱着卢敏跨进轿车，望着呆呆发愣的乔凤英，喊道：“凤英！”

乔凤英如梦初醒，答应着钻进车内。

轿车启动，卢敏从车窗里向林凡做着鬼脸。

轿车从林凡的身边驶过，林凡欲呼不能，欲哭无泪，欲罢不忍。

卢敏在车内继续向车后做着鬼脸……

屋内，卢敏无限悔恨，他指责着乔凤英：“妈妈，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说我的爸爸是法院院长，现在，您又给我找了这样一个爸爸。”他用手指着墙上乔凤英和商业局科长的合影。“您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这个亲生的爸爸？”

乔凤英：“孩子，妈妈也在后悔啊！”

卢敏：“妈妈，您真该听听爸爸的报告，您知道，他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啊！他劳改结束后，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又回到了那个劳改农场，在子弟中学教书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又被打成反革命，判了二十年徒刑，又一次妻离子散。妈妈，我们去看看他吧，他在报告中讲了您，也讲了我，他还没忘记我们啊！”

乔凤英：“孩子，他现在地位高了，名声大了，我们就是去了，他也不会理我们的！”

卢敏：“爸爸不会是这种人，我要去！”

乔凤英拉住卢敏：“小敏，这个家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你继父在商业局当科长，你要什么他没有满足？”

卢敏甩开乔凤英：“妈妈，您怎么就不为爸爸想一想？过去，您没有想他，现在，您还不好好想一想吗？”

卢敏拉起密珍，一齐跑出门去。

乔凤英一个人跌坐在沙发上。

四

卢敏和密珍跑进江城宾馆。

门卫拦住了他们：“你们找谁？”

卢敏：“我们找代表团的林凡教授。”

门卫告诉他们：“代表团被梅城接去了，走半天了。”

卢敏和密珍失望地对视着。

五

梅城宾馆,林凡从洗澡间走出来,穿上换洗的衣服。

他把一件已经破旧的线衣捧在手中,久久地凝视着,似乎触动了什么心事。

姜宛玉轻轻地走了进来,手中拿着一张日程表:“林老师,按照原计划,又多安排了三场报告,怎么办?”

林凡:“行。”

姜宛玉:“这一个多月,您太累了,要再多安排,一天就得讲两场,您身体能吃得消吗?”

林凡:“宛玉啊,你不知道,梅城人民给予我的太多了!要是我的讲演能对他们有一点启发和鼓舞,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。”

林凡手捧着破线衣,无限感慨:“我怎么也报答不了这些恩情啊!”

姜宛玉把线衣拿过来:“林老师,都破成这样了,我给你织一件新的吧。”

林凡忙把线衣夺过来:“这是我的纪念品呢。”

姜宛玉:“纪念品?”

林凡点点头,陷入沉思之中。

〔回忆

劳改农场子弟学校。

杜校长领着林凡走进一间教室,冲孩子们说:“快来见见你们的林老师。”

孩子们围住了林凡,七嘴八舌地喊着:“林老师!”

林凡用喜爱的目光望着孩子们。

司机邓大海背着下肢瘫痪的女儿小梅走过来,央求着:“杜校长,我求求您,把这个孩子收下吧,她想念书啊!”

教师刁玉堂跟过来,说:“我说不行,你跟校长说也没有用,这样的残废孩子,学校不能收。”

邓大海：“我每天背她上学还不行吗？”

杜校长为难地说：“老邓啊，你总不能老在她身边啊！”

林凡望着小梅天真可爱的小脸，和她那乞求的目光，说：“让她到我这个班来吧。”

杜校长：“林老师，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！”

林凡：“我知道。”

邓大海千恩万谢：“林老师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！”

刁玉堂用鼻子哼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

小梅喊了一声：“林老师！”

林凡背起小梅，走进教室。

林凡挥动教鞭的身影，孩子们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她。

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，林凡背着小梅，在泥泞的小路上行走着。

邓大海的家里，邓大嫂帮林凡拧着淋湿的衣服。

邓大海开车回来，把车停在门口，走进屋里。邓大嫂埋怨他：“你不去接小梅，叫林老师冒着雨给背回来了。”

邓大海：“别提了，车误在道上，才开回来。林老师，您来得正好，我早就想请你喝两杯。”他对邓大嫂喊道：“快烫酒！”

林凡想起身告辞：“不麻烦你们了。”

邓大海按他坐下：“你个跑腿子，回去还得自己做饭。你要瞧得起我，就在这陪我喝两杯，我还有事跟你说呢。”

不一会儿，邓大嫂把酒菜端了上来，邓大海给林凡斟着酒：“林老师，我们小梅能念上书，多亏了你啊，你是个好人。我和你大嫂看你一个人过日子挺艰难的，想给你介绍一个，成个家，不知你愿不愿意？”

邓大嫂把话接过去：“老邓有个侄女，今年二十一，是个团员，你要有意，哪天叫她来见一见。”

林凡忙说：“不行，不行。”

邓大海把一杯酒递过来：“哎，行不行，见了面再说吗！”

一天放学后，学生们都走光了，只剩下邓梅一个人留在教室里。

林凡走进教室，问：“小梅，你爸爸怎么还没来接你？”

小梅：“我爸爸说，他今天不来了，叫您把我送回去。”

林凡背着小梅，沿着山脚下的一条小路走去。

林凡把小梅送回家中，见屋里炕沿上坐着一位姑娘，转身要走，邓大海和邓大嫂忙拦住他。

邓大海：“林老师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就是我侄女玉秀。”

邓大嫂偷偷扯了邓大海一把，邓大海领悟了：“你们自己在这屋唠吧。”

邓大海夫妻走出门去，顺手把门关上了，林凡想出出不去。

玉秀低头坐在炕沿上，轻声说：“是俺没有文化，你嫌俺吗？”

林凡急忙说：“不，不，我是个右派。”

玉秀：“听我叔叔说，你不是故意当右派的。再说，右派摘了帽，就是好人。”

林凡感动了：“我是好人？”

玉秀：“学生们和乡亲们都说你好，俺才来的。”

林凡这才打量了一眼对面的姑娘，见她十分朴实、忠厚，局促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要相信我是好人，我就提三个条件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玉秀小声答应着：“你说吧。”

林凡：“第一，成家后，我把母亲接来，我怎样对待老人，你就怎样对待，行吗？”

玉秀点点头。

林凡接着说：“第二，成亲后，要一辈子不吵架。”

玉秀又点点头。

林凡：“第三，如果不是我做出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不许离婚，你同意吗？”

玉秀：“我都同意，这都是应该的。”

林凡又补充一句：“我可穷啊。”

玉秀：“我一分钱彩礼也不要，只要你心好就行。”

林凡摘下腕上的手表，放到她的面前。玉秀忙给他戴上了，说：“你教书离不开表，俺下田干活用不着，你留着吧。”

林凡为难地说：“那总得给你个纪念品啊。”

玉秀见他诚心诚意,就说:“你要非给不可,就给俺买双鞋吧。”

林凡兴冲冲地来到街上,买了一双塑料底女式凉鞋。

邓大海屋里,林凡把凉鞋交给玉秀,玉秀羞怯地收下,然后,打开身边的小包,拿出一件用线织成的背心。

林凡双手接过背心,轻声地、充满激情地叫了一声:“玉秀!”

宾馆的房间内,林凡双手捧着背心,陷入回忆中。

姜宛玉无限悲伤,忏悔。她折转身,跑出门去。

六

姜宛玉跑到自己的房间,扑倒在沙发上,双手捶打着自己的头:
“是我害了他,是我害了他一家啊!”

〔回忆

一间简陋的房屋,窗口的大红喜字虽有些褪色,但仍然很显眼。

玉秀生了一个胖儿子,林母和林凡喜笑颜开,逗着孩子。

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女学生走进屋来,林凡把孩子递给玉秀,问:
“姜宛玉,你有事吗?”

姜宛玉:“林老师,我不想在刁老师那个班了,让我到您这个班来吧。”

林凡:“那怎么能行呢?”

姜宛玉:“刁老师没有您讲的好,我家庭出身又不好,他总拿白眼斜我。”

林凡开导着她:“你不要背家庭出身的包袱,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。刚解放的时候,北京大学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出身都不是无产阶级,可党并没有对他们另眼相看,把他们培养成了革命接班人。你不要想的太多,等有空,我和刁老师谈一谈。”

林凡把姜宛玉送出门去,正巧碰见刁玉堂走过来。宛玉忙低头走了。

林凡:“刁老师,姜宛玉思想上有包袱,您应该多多帮助她,不要歧视她。”

刁玉堂把嘴一撇：“你管得太宽了吧？”

林凡：“教育学生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啊。”

杜校长走了过来，支持林凡说：“刁老师，你们班学生成绩上不去，有的学生想跳班，你是得下点力气啊！”

刁玉堂说不出什么了，见他俩走进屋里，往地上吐了一口，回头走去。

风雷滚滚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遮满了校园：“打倒右派分子林凡！”“揪出林凡的黑后台！”

一间教室里，正开杜校长、林凡的批斗会。

刁玉堂宣读着林凡的罪状：“右派分子林凡，一贯对党不满，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，他竟对学生说什么，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地富反坏右分子，不让学生接无产阶级的班，让他们去接资产阶级的班。”

林凡急忙申辩：“我没说过！”

刁玉堂：“姜宛玉都承认了，你还想赖？”

林凡：“我确实没说过。”

刁玉堂：“把姜宛玉带上来！”

姜宛玉低着头走进会场，胆怯地站在屋角。

刁玉堂：“姜宛玉，林凡都对你说过什么反动言论？你要当面揭发他！”

姜宛玉不出声。

刁玉堂：“他不是对你讲过，说全国百分之八十都是地富反坏，让你去接他们的班吗？”

姜宛玉抬起头来，看到林凡的目光，忙又把头低下，说：“林老师不是这样讲的。”

刁玉堂急了，扬手打了她两个嘴巴子：“你这个地主崽子，想和他穿一条裤子啊！说不说？”

姜宛玉摔倒在地上，刚要哭出声来，见刁玉堂又扬起手来，吓得急忙憋回去了。

刁玉堂：“她不讲，给她点厉害的尝尝。”

姜宛玉吓得哭了起来：“他没那么讲啊，真的没那么讲啊！”

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扬起皮带，向姜宛玉身上抽去。

林凡忍受不住了，大声喊道：“住手！”

刁玉堂：“不承认，就给我狠狠地打。”

林凡：“我，我承认了。”

姜宛玉：“林老师！”

林凡：“宛玉，你承认了吧，不然他们会打坏你的！”

刁玉堂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！打倒反革命分子林凡！”他带头呼喊起了口号：“林凡负隅顽抗决没有好下场！”

刁玉堂喊完，林凡纠正说：“刁老师，那个字念‘隅’，不是念‘偶’，是负隅顽抗，不是负偶顽抗。”

刁玉堂恼羞成怒：“他态度不老实，给我揍！”

一阵棍棒，把林凡打昏了过去。

林凡的家里，被抄得一塌糊涂，书籍全搬到了院子里。

林母悄悄地把林凡的大学毕业证书揣在怀里。

玉秀搂着儿子，惊恐地看着这一切。

院子里，一把火点起，书在火中化为灰烬。

戴着红袖标的刁玉堂走进屋，对林母、玉秀说：“林凡是个反革命，判了二十年徒刑，你们要看就快点去看看吧。”

林母一听，几乎昏了过去，玉秀急忙扶起她。

学校门口，双手戴着手铐的林凡向囚车走去。

玉秀一手拉着儿子，一手扶着老母走过来。

一间教室里，姜宛玉要奔出去，刁玉堂拦住了她：“你要不和他彻底划清界限，没你的好！”

姜宛玉趴在窗口，向外面望去。

孩子从玉秀手中挣脱，老远就向林凡张开双手扑去，喊着：“爸，抱！爸，抱！”

林凡双手抚摸着孩子的头，说：“孩子，爸爸没法抱你啊。”